

刘方炜 著

放逐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features a silhouette of a person, likely an elderly man, walking from left to right. He is wearing a dark jacket and has a cane in his right hand. The scene is set against a bright, hazy sunset or sunrise, with a large, glowing sun partially obscured by clouds. The overall mood is somber and contemplative.

中国电影出版社

I247.5
871

99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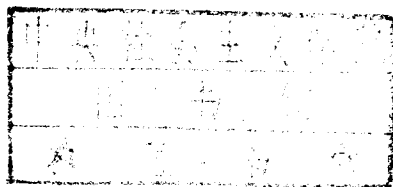
放 逐

上

刘方炜 著



200094487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I247.3
577.1

99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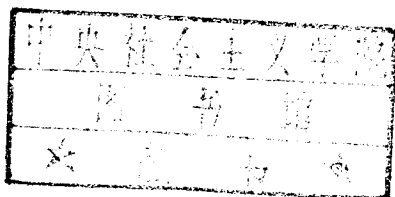
放 逐

下

刘方炜 著



200094450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放逐/刘方炜著. -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97

ISBN 7-106-01252-1

I. 放… II. 刘…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97) 第17214号

放逐

作者: 刘方炜

责任编辑: 刘仰宁

装帧设计: 牟鹏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010) 64219977-368. 371

社址: 北京朝阳区北三环东路22号 100013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1201工厂

开本: 850 × 1168 1/32

字数: 950千字

印张: 39.5

印数: 30000册

版次: 1997年8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7-106-01252-1/I · 0146

定价: 58.80元 (上、下册)

电影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第十五章

71

这一年的秋天从宣化打靶回来之后，大肚子团长就从军炮团调走了，到驻唐山的一个师当了副师长。

临走之前，大肚子团长把刘北方叫到家里吃了顿便饭，一老一少两个人把一瓶茅台喝了个底朝天，还没有尽兴，大肚子团长不顾老婆一叠声的抗议，又把一瓶刚开封的五粮液拿出来喝了。喝到最后，大肚子团长流露了真感情，用他那搬了几十年炮弹的粗胳膊搂着刘北方的脖子说：“你知道我为什么不给你喝茅台了？”

刘北方也喝得差不多了，但是他的脑袋却非常清醒，动作也没有走形，毕竟是年轻人，他用肩膀支撑着大肚子团长压在他身上的这个巨大的身躯，故意逗他说：“不够意思呗，还能为什么？”

大肚子团长得意地摇摇头说：“不对！”

“那你告诉我是为什么，没有货了是不是？临走前想让我给

605

你弄几瓶茅台？”刘北方狡猾地微笑着，猜测道。

这一老一少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早就不分什么上级和下级了，互相开个玩笑是经常的事儿。

“哎，我问你，”大肚子团长脸色很郑重地说，“你在我手下当兵有七八年了吧？”

“什么呀，整整十二年啦！我是一九六八年的兵，现在都是一九七九年的年底了。”刘北方强调说。

“哎呀，就是就是，我这脑袋现在真是真不行了，跟着你老子打淮海那会儿，我不跟你吹，不信你回家去问你老子，没准他还能记得，敌人十几个主要火力点的射击诸元我能够倒背如流！现在老啦，连这么点小事都记不住啦。”大肚子团长有些伤感地说。

“不是你的记性不好了，而是咱这点小事儿不值得你团长大人往心里记。”刘北方故意调侃说。

“你个臭小子！”团长把他的臂膀从刘北方的肩膀上挪开，顺手在他的后脑勺上拍了一巴掌，“哎，你给我说句实话，你跟着我干了这么多年，去年才提了你个副连长，是不是对我有意见？”

刘北方想了一下，说：“没有。”

“真的没有？”团长问。

“真的没有。”刘北方肯定地回答。他接着骂了一句话：“他妈的，现在又不打仗，怨我自己的命不好，要是像你们那一代人似的，能赶上打仗，我早就坐上你这个宝座了！”

“对，他妈的，要是一直打仗，我也早就像你老子一样，当上将军啦！哈哈哈哈！”大肚子团长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刘北方也跟着大笑起来。

团长的夫人推开门往屋里看了一眼，问：“笑什么呢？是不是喝多了？别再喝了呵！”

大肚子团长和刘北方两个人只是大笑着，把眼泪都笑出来了，

却并不去回答她的问话。

“一老一少两个酒鬼！”团长夫人骂了一句，又去看她的电视节目了。

笑完了，大肚子团长扒在刘北方的耳朵上说：“我告诉你吧，我跟着老首长干了一辈子，老首长到底也没有忘了我。行啦，再当两年的副师长，退休的时候就能到正师了。你回家的时候一定给我打个电话，我攒了一箱子茅台呢，你替我给老首长捎去，我知道老首长不喝别的酒，就喝茅台。”

“得了吧你，我才不给你捎呢，捎回去他就得骂我，你还是留着自己喝吧。”刘北方说。

“你就说是我给他的，他就不会骂你啦。我一辈子也没巴结过他，顶嘴顶了不少，谁都知道只有我大肚子敢顶撞你老子，不信回家你问问他。说不定就为了这个，他才把你放在我这个团的，他知道我不会为了巴结他而放松管教你这个小虎崽子。”大肚子团长不无得意地说。

“我才不信呢，回家挨骂的时候你又不替我。”刘北方说。

“我说你不会挨骂你就不会挨骂，我们这一代人的感情你们这些年轻人不懂，我们的感情是提着脑袋换来的。以后再也不会有一种感情了。”大肚子团长感慨地说。

与大肚子团长一起离开军炮团的还有政委。政委和大肚子团长同岁，与团长不同的是，给政委下的是离休命令。虽然刘北方不怎么相信大肚子团长所说的他升任副师长是由于自己的父亲刘三虎将军亲自安排的，但是同龄的军政一把手的不同待遇却也使得他不得不相信大肚子团长说的话是真的。

原来的团参谋长接任了团长的职务，政委却是从其他部队调来的，四川人，姓祝，看上去很年轻。但不知为什么，刘北方见了他一面就觉得自己不喜欢这个新政委，虽然这位祝政委在上任

的第一个星期就专门到团指挥连来拜访过他这个小小的副连长。

为什么呢？刘北方自个儿琢磨，我为什么刚一见面就不喜欢他呢？也许是因为这个新来的政委对战士太严厉了吧。那是新政委到任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天，刘北方和战士们正在操场打球，看见这位只是远远地在大礼堂的主席台上见过一面的新政委沿着球场边的一排白杨树走过来，刘北方最喜欢的两个小战士之一，连队的饲养员王全义正在白杨树底下晾衣服，见了政委赶紧放下手里的东西毛手毛脚地打了个敬礼。这本来是很好玩的事情，因为这天是星期天，王全义没有戴军帽，连军上衣也没有穿，上身只穿着一件绒衣，按照条令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完全可以不向首长打敬礼的。以前刘北方看到别的首长遇见这种情况的时候，一般都是微微笑一下，随和一些的首长还要给战士开上一个玩笑，遇到像小全义这样的小战士的时候，有的首长还要拍拍小战士的脑袋。这是能够体现部队首长与战士之间最普通也是最自然的关系的时候。但是，刘北方没有想到，见到小全义在没有穿军衣戴军帽的情况下向他敬礼，这位新来的政委竟然光火起来，喝道：“你是哪连的兵？这么不懂规矩！”小全义被吓得一下子缩了回来，快要哭出来了。刘北方看到这个情景，当时心里就骂道：他妈了个巴子！有威风干吗往小战士身上撒呀？在部队，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或者说习惯，越是职务高的首长，越是爱护战士，越是对战士和蔼可亲，即使当面看到战士有什么违反纪律的现象，也不会对战士发脾气，而是在事后找这个战士所在连队的干部算帐。到了团这一级干部，一般与战士的关系都搞得很好，很少对战士发火的。所以，军炮团前任的大肚子团长即使当面听见战士说要当团长的爹也不生气，而只是说：你的野心不小呀！并且，也就是这么说一声就完了，不会再去追究什么啦。正是因为这样，刘北方看到这位新来的政委对自己的战士采取这种生硬

严厉的态度才会感到愤怒。当然，如果换成别的干部，也许只是有些看不惯，并不会像刘北方这样感到愤怒的，因为不管怎样，他也是自己的首长呀。但是刘北方毕竟是刘北方，一个团政委，在他眼里的确算不了什么的。

这位新政委在训完小战士王全义之后就走进团指挥连的房子里面去了，这样就更把小战士王全义吓坏了，眼泪再也控制不住地顺着胖胖的脸蛋儿掉下来了。他在心里想，这回我可完了！政委训完我，又到连里去了，肯定是要开会批我，说不定还要给我个处分哪！

职务高的部队首长不对战士发火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战士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对于连队干部的批评他已经习惯接受了，但是对于大首长的当面批评他一般是承受不了的，特别是那些年龄小又老实的农村战士，更是这样。

刘北方上了一个漂亮的三步篮，把篮球扣进了篮筐里，赢得了场内场外的一片彩声。他对这一片喝彩声摆了摆手，然后走过来拍了拍小战士王全义上下抽泣的肩膀，说：“没出息，哭什么！你再这么给我丢人我可要踹你的屁股了！”

他的这一招很灵，小全义当即就不哭了，可怜巴巴地说：“副连长，你可得救我呀！我可没干坏事，你都看见啦，我就是向他敬了一个礼。要知道这样，还不如不给他敬礼呢！”

正在这时候，连里的卫生员王全心跑出来喊刘北方，说：“副连长，新来的政委到连里来啦，说是要见你。”

“你给他说我正打球呢，没空！”刘北方没好气地说。

“副连长，你这不是给我过不去嘛，我敢这么说吗？”王全心可怜巴巴地说。

王全心和王全义是刘北方在团指挥连最喜欢的两个兵，这是连他的妻子肖婷婷都知道的。看到王全心这副可怜巴巴的样子，

刘北方只好扔掉手里的篮球，回连部去见这位新来的政委了。

球场上打篮球的战士们看着他们这位副连长的背影直吐舌头，他们知道，肯定有好戏看了。

但是，并没有发生什么好戏，因为刘北方毕竟不是去年的刘北方了，他已经成熟多了。当然，可以想象的是，这位军炮团新任政委与刘北方之间的会面并不怎么愉快，特别是对于这位正为自己的远大前程感到兴致勃勃的新任政委来说，这一次对刘三虎将军的儿子的拜访是很令他失望的，他不明白他手下的这个公子哥为什么会对他表现得这么傲慢。走出团指挥连的时候，他在心里也骂了一声：他妈的，你不就是有个当大官的老子吗？有什么了不起！

但是，他却正是因为刘北方有这么个当大官的老子才来拜访刘北方的。要不，一个刚刚到任的政治委员，有那么多的新情况要了解，有那么多的军务要熟悉，干吗要急巴巴地来找刘北方这么一个小小的副连长聊闲天呢？

转眼就到了这一年的十二月下旬，入冬以来下的头一场大雪已经融化得差不多了，炮连的战士们开始把穿在大炮身上的炮衣脱下来，一面保养大炮，一面在已经开始干爽的地面上晾晒炮衣。团指挥连的连长被临时借到军里办的一个指挥分队的集训队，当教员去了。在炮兵指挥分队的干部中，与刘北方共事的这位河北大汉是军里的佼佼者。

本来，刘北方是想要在新年的时候回北京一趟的，因为他的妻子肖婷婷怀孕已经八个月了，但是现在却因为连长出外执行任务，连里就剩下了自己一个军事主管干部，走不开了。

实际上，从北京回到部队之后不久，他就知道肖婷婷怀孕了，是后妈来电话告诉他的。自从在家里与肖婷婷吵了一场离开家之

后，到得知她怀孕的消息，刘北方一直没有跟妻子通电话。后妈来电话的意思就是让刘北方主动给肖婷婷打一个电话，后妈在电话中说：“不管你们闹了多大的矛盾，她现在总是怀着你的孩子，你要赶快给她打个电话，这可是你爸爸的意思呵！”

于是，他就跟肖婷婷通了一个电话，肖婷婷听到他的声音之后就哭了。从那以后，两个人也就和好如初了，恢复了每星期通一次电话的习惯。

刘北方在得知妻子怀孕的消息后，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受，因为在他们结婚之前，肖婷婷就怀过两次孕，都到医院悄悄做掉了。所以在刘北方看来，怀孕也就是那么回事，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随着孩子在肖婷婷的肚子里一天天的长大，随着肖婷婷在每星期一次的通话中不厌其烦地向他介绍和形容胎儿在她的肚子里蹬腿踹脚的情况，并且让他在这边的听筒中听胎儿的心跳，还一个劲儿地问他听到了没有。刘北方虽然在听筒中什么也没有听到，但是他自己的心却“嘭嘭”地跳动起来，像是要从胸腔里面蹦出来一样。慢慢的，他开始一天比一天清晰地感觉到他的孩子的存在了，再也不像刚开始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只是一种漫不经心的状态了。所以，新年回北京去隔着妻子的肚皮摸摸他的孩子，是他盼望了好几个月的事情，但是现在却因为连长出外执行任务而告吹了。这使他心里有一种重重的失落感。

圣诞节的晚上，刘北方又跟妻子通了一次电话，正式告诉她自己新年回不去了。肖婷婷在电话里听到这个消息又哭起来，哭得他撂下电话之后还心烦意乱的。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军人就是军人，不能像老百姓那样，想去干什么就去干什么，军人首先要服从的是部队的纪律和部队的任务。他想不明白，为什么肖婷婷怀孕后变得这么爱哭了，动不动就哭，她以前可不是这样的，要强得很。是不是女人怀孕以后都会变得这样呢？动不动就觉得

委屈，就觉得自己的丈夫欠了她什么。不过想想也是，两个人的孩子，让她一个人怀在身上，也真够她辛苦的。自己的妻子又是一个爱玩爱热闹的人，现在怀了孕，不能出去参加朋友们的聚会了，自己又不能在身边陪着她，她确是很寂寞的。这样一想，心里便觉得真是很对不住妻子的。

刘北方正在想着自己的心事，卫生员王全心来告诉他，营房的大门口来了一位连长的亲戚，连长不在，所以来问副连长该怎么办。

“怎么办，接进来呀！难道连长不在就连他的亲戚也不让进来啦！”刘北方心里正烦，有点没好气地说。

“是！”王全心看副连长心情不好，也不敢再多说，就转身出去了。

“慢点，你回来我告诉你，你先把他接到连部来，安排炊事班做份客饭，然后到团里的小招待所去一趟，安排他住下。”刘北方嘱咐道。

小卫生员的嘴巴咕囔了一下，站着不动，但是刘北方却没有听到他说什么。

“快去呀！”刘北方催促他说。

“副连长，那小招待所，我，我，”小卫生员囁囁着。

“有话就说！”

“那小招待所是不让一般人住的，我安排不进去。”王全心终于把话说出来了。

“唉，平时那点机灵劲儿都上哪去啦？你不会去找赵协理员嘛，他是管小招待所的，就说是连长的亲戚，他能不让住？”刘北方说。

“哎，对啦，赵协理员是连长的老乡，我都给忘了！”小卫生员拍打着脑袋，乐呵呵地去了。

“哎，你回来。”刘北方又喊住他。

他本来想说叫卫生员看一下连长的这位亲戚的证件，但是话到嘴边却变成了“他是军人吗？”

“当然是军人，门岗是这么说的。”小卫生员说。

“那就好，”刘北方说，“安排好之后，马上给连长打个电话，报告连长知道这件事。你去吧。”

这件事他觉得安排得很满意，连长不在家，也要接待好他的亲戚，而且要比连长在家的时候安排得更好。

由于连长不在家，刘北方这一段时间特别得忙，军事干部这一摊事儿都压在了他的身上。别看这些日常琐碎的训练呀、武器和器材保养呀、内务卫生检查呀、工作总结评比呀等等事情看上去不怎么起眼，作为副职的军事干部，刘北方平时乐得不管不问，由连长一个人去忙活，但现在一旦全落在自己一个人的肩上，就感觉到这副担子可不是那么好挑的。部队里对连这级干部的日常工作有一句形容，叫做“两眼一睁，忙到熄灯”，这话可一点不假。作为一个连队的主管领导，连长和指导员整天就像幼儿园的阿姨一样，眼睛一眨也不敢眨地盯在全连一百多个战士的身上，但是却比幼儿园的阿姨辛苦多啦！这可都是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正当各种欲望最强的阶段，又是来自四面八方，语言习惯不同，性格爱好也各异，手里整天摆弄的不是枪就是刀的，出点事就了不得！当然，不出事是最基本的要求，还要抓训练成绩，还要抓政治学习，还要操持改善伙食，还要在全团甚至全军争取当先进，这一切的一切加在一起就是一副千斤重担，可不是随便谁想挑就能挑得起来的。所以，刘三虎将军和他的几个老战友向军委提出提拔干部必须要有过连这一级工作经验的人，是很有道理的。当连队的主管干部，可以说既能准确地了解基层部队的情况，与战士们建立深厚的感情，又能够锻炼独立工作的全面能力。也可以

这么说，连队这一级工作既是部队最重要的一个管理环节，又是最难最艰苦的一项职务。有人甚至说过这样一句话，能管好一个连队，从某种意义上说就能当好一个将军。实际上，刘北方当军官当了三年多了，在副连长这个位置上也干了近两年了，从来都是轻轻松松的，这一段独立主持连队工作的时间才是他最辛苦的一段时间，同时也是最锻炼他的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的时间。

离熄灯还剩二十分钟的时候，值班的二排长在营房内集合起全连，请刘北方进行晚点名。所谓“点名”，就是在睡觉之前核实一下人数，看看人数齐不齐，再就是对当天的工作进行一下小结，对表现好的战士进行一下口头嘉奖，然后再简单地布置一下明天连队的工作。可别小看这个点名，这一方面是最能体现部队生活的严谨和整齐划一，另一方面也最能体现一个连队干部的工作风格。一般的来说，战士们喜欢军事干部点名，干脆利索，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说完就完，不像政工干部那样啰啰嗦嗦地没完没了。因为点名不同于平时集合开会，是不能坐凳子的，自始至终要站在那儿，而且要站得笔直，不能左右摇摆。刘北方当战士的时候，二营指挥连当时的指导员是有名的啰嗦大王，有好几次点名都把连队里面几个体质差一点的战士点得晕了过去。所以，战士们平时谈起彼此的连首长的优劣的时候，点名的长短是一个很重要的尺码。团指挥连现任连长，也就是现在在军里当教员的这位刘北方的同事，是一位很受战士欢迎的连长，其原因之一就是点名特别利索，操着一口河北口音，说起话来像棒槌击打在石头上一样，很憨实，点名结束的时候还要习惯做一个从队列条令要求上极不正规的动作：把军帽往后脑勺上推一下，卡着腰，吼一声“解散！”连长的这个动作和这个口令是最受战士们欢迎的，也是被战士们平时模仿最多的，甚至被团指挥连的战士当作一个骄傲向外连队的同乡介绍和形容。刘北方的点名虽然也像连长一

样干脆利索，甚至更为干脆利索，但却远没有连长那样有特点。连长的点名特点是由于他的不正规的习惯造成的，而刘北方则太正规了，正规得都可以拍教学电影。连长点名的时候从来都不做准备，往队前一站先看一下手表，说：今天点名时间是五分钟，或者是三分钟，或者是八分钟，然后就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到了时间也不管说完没说就戛然而止，喊一声解散了事。刘北方可不是这样，可不像连长的讲话那样没有层次和逻辑性，再加上他那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标准的军人举止和极为迅速的敬礼动作，让他的战士站在队列中真觉得好像是在拍电影似的，有一种神圣感。刘北方虽然点名的时候并不去看手表，但是他的点名却从来没有超过五分钟的时候。但无论如何，战士们对他的点名方式却不能像对连长的点名方式那样既尊敬又喜欢并且引以为自豪，战士们对他们这位副连长的点名风格只是充满了一种尊敬，却很少有人去模仿，大概是因为他们想模仿也模仿不来吧。

今天的晚点名像往常一样，也是用了不到五分钟就结束了。但是在点名的时候他却发觉卫生员王全心还没有回来，大概是还没有把连长的亲戚安排好吧？他想。熄灯号响完之后，战士们迅速爬进了各自的被窝，有几个说话的老兵看到副连长走过来也赶紧把头缩进了被窝里去。自从连长离开连队之后，刘北方就代替了连长以往在连队里的全部角色，每天熄灯之后，都要在战士们的床铺前转悠几趟，直到看着战士们都进入了梦乡，才离开连队的大房子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或者是按照他以前的习惯，到团里的大操场上去散会儿步。今天，他又想去散一下步了。

回到自己的房间穿上大衣，正要出房门的时候，卫生员王全心在门口喊了一声报告。

“嗯，安排好了？”刘北方问把头探进来的王全心。

“都安排好了！”王全心兴高采烈地说，“副连长，你说得真

准，我找到赵协理员，跟他一说是连长的亲戚，又说是你让我来找他的，他二话也没说，就给安排了房间，还让我转告你，有事尽管找他。”

“嗯，我知道啦。”刘北方说。

他已经穿好了大衣，想要出去了。

但是，小卫生员却一点也没有要离开他的房间的意思，刚开始说话的时候还在门口，说着说着就走到屋里来了。

“你还有什么事呀？没事就快睡觉去。”刘北方说。

“副连长，咱们连长的这个亲戚还挺有来头呢！”王全心神秘地说。

“快睡觉去吧。”刘北方说，他这个时候不愿意跟这个小捣蛋鬼扯闲篇。

带上了自己的屋门，刘北方沿着走廊往室外走，走到门口，他发现王全心还在后面跟着他。他索性顺着刚才的话头问了一句：“怎么个有来头法呀？”

刘北方问这句话的时候带着明显的轻蔑意味，因为在他看来，在这座营房里，没有什么人能够真正算得上有来头。

“他带着枪呢！手枪！”王全心强调说。

“噢，真的吗？”刘北方不经意地顺口问着。

“真的，我亲眼看见啦，我把他送到屋里，他脱大衣的时候，一扭身子，挂在他腰里的手枪就露出来了，和你的那把一样，五四式手枪。”王全心说。

“那就有来头了？”刘北方用一种带着讽刺语气的语气说。

刘北方心里却在判断着，连长的这位亲戚可能是执行什么任务顺路来看他的，连长既然不在，明天应该去看望他的这位亲戚一下。

“你跟连长通上电话了吗？”刘北方又问。

小卫生员跟副连长说了几句话，觉得副连长对他说的话不感兴趣，就想回去睡觉了。他心里想，虽然副连长对这些不感兴趣，但是通信员和文书他们一定会特别感兴趣，还不如回去跟他们聊聊今天晚上的事呢。正想扭头往回走，听到副连长问他，赶紧回答说：“没有，怎么打也打不通，总机说可能是线路太忙了，让我明天再打。连长的亲戚也说不着急。”

“噢，他这么说啦？”刘北方问。

他隐隐地觉得哪个地方有点不大对劲。

“嗯，他就是这么说的。”

“走，你领我去看看他。”刘北方说。

“现在去呀？”卫生员问。

“你怎么这么多毛病！”刘北方不客气地训了他一句，“还不快走！”

“我是说，现在去也见不着他，还是明天去吧。”小卫生员解释说。

“怎么回事？为什么现在去见不着他？”刘北方的眉头拧了起来。

“他去政委家了。”

“去政委家？哪个政委？”刘北方问。

他这样问是因为老政委离休之后还住在团部的家属院里，还没有搬到干休所去。

“祝政委，就是新来的祝政委。”

“你怎么知道他去祝政委家了？”

“我当然知道了，是我领他去的嘛。”小卫生员很骄傲地说，觉得自己办了一件露脸的事，副连长肯定会表扬我，说不定明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还会给我一个口头嘉奖呢！

“他认识祝政委？”刘北方追问道。